# 椶亭古文鈔

# 棕亭古文鈔卷之二

全椒　金兆燕　鍾越

## 吳硯農傳

乙未之歲嘉平小除吳君硯農攜紅梅一盆佐以樽酒叅門而入造膝而請曰子諾我為生傳有日矣吾一生坎壈今年尤甚屈指生平知己惟大司馬胡公奉宸卿汪公揚州司馬高公滁州太守宋公而文字之交惟君與袁公簡齋蔣公君生兩太史今胡汪高宋四公已為異物袁蔣兩公又天各一方歲云暮矣孰華子者君請滿引一觴速成此傳以遣予懷之鬱鬱也予乃對盆梅

引卮酒濡筆而爲之傳曰君名光國字廷曜一字硯農嶔嵜歷落骯髒人也喜讀書能詩工篆隸楷法籍於歙僑於揚徧游燕晉楚蜀名山大川之區兩除雲南大理永昌司獄雅量高遠智局深厚海內鉅公皆以管葛之器相待晉祖鴻博節霞公以其兄祭酒鱗潭公之第三子爲嗣是爲青崖先生先生負奇才淡於世味日研覈秦漢古碑碣以爲樂隸書與鄭簠齊名梅莊吳氏科第仕宦震耀里閭而青崖先生獨隱居高尚時人謂爲牡丹叢裏一枝蘭蓋異之也青崖先生生酉文先生爲名諸生以老酉文先生生子三君其長也年十三而父沒

家益貧里人有汪公棣邨者善相士相君曰此眞寶器惜不耀其光耳然視專神定壽者相也吾相吾亦壽而貧食我收我非此安託遂以女妻之汪公學山君之姑丈也亦奇君才委以禺筴之業數年致饒君事母孝未嘗頃刻離母沒始奉父命入京師以貲就職時金川不庭廷議西伐大京兆胡公輔經略傅公以行置君於幕府君與胡公言多秘計師至賊已降君所言皆未克用制府策公重君才欲聞之

上授以官君以老父在不願也即日辭去俄除大理司獄未抵任以父憂歸服除補永昌行有日矣往別汪公

敬亭初君之貧也敬亭以重幣招之經理鹺務兩人遂爲莫逆交至是敬亭病方劇執手語曰予病必不起而兒子性選愞非克家材也君竟棄而不顧耶君曰人生得一知已可以不恨是一臠者何足啖哉君勿言吾解官而佐宇周矣宇周者敬亭之子仁厚士也以父執待君君所謀無或抵牾宇周總理鹺務兩辨

南巡大差疊邀

聖眷者皆君匡贊之力也君生平不苟取於人而每樂濟人之急歸里葬親開土不吉而更無買山之資呼搶欲殉鼻氏憐之贈以地君潸然曰吾父生不妄受人之

財豈死而妄臥人之地耶罄槖中金奉之乃定嘗歲暮雨雪巳斷薪米而朱太守書至餉米二十斛乃謂其內子曰是非貧兒暴富耶當思所以惠人者矣吾有童蒙師故巳久遺妻窮且老必無炊也遂分米餽之司馬高公旣沒遺孤曰文照字東井年少能文君以故人子愛之最篤每至揚必厚欵之東井舉於鄉無力上公車君百計爲之助乃與計偕君之外舅老益貧子孫皆先卒惟兩曾孫尙幼不能養也君養之葬之無遺憾有弟二人友愛無間言子三人教之嚴且篤甫童丱卽愼選明師誨之揚州有李進士晴山先生者方嚴士也通諸經

工舉子業然人以其孤峻不敢延君獨具厚聘庀精膳請以爲家塾師今其伯仲兩嗣君皆有根柢之學而作文直追古大家云

蕪城外史曰余宦游揚州最久然磊落之友如硯農者蓋不數人也數年來君生主安定講席餘齋時至揚州文酒之會座上無硯農不樂硯農其以我輩爲海鷗鳥乎今硯農之年纔逾六十視古釣璜之客猶稚齒也他日盡抒其才以爲世用其行事必有譽竹帛不勝書者而余之言其亦藉以爲嚆矢也已

戫遂堂先生傳

遂堂先生姓戴氏名亨字通乾其先浙之仁和人父梓具文武才佐

王師平閩有功入直

南書房賦詩稱

旨授翰林侍講

詔徙奉天遂爲奉天之承德人先生性質慤少失明年十五復能覩物始讀書康熙癸巳舉於鄉辛丑成進士授河間府教授河間府縣學舊有田數十頃爲彊佃所隱先生請瀣於上官同寮皆選懦不敢署名田既歸則環而言曰願少分以潤窮官先生曰分以潤雖少私也

吾久均此田矣乃出袖中籍各授之獨以田之歸於已
學者資諸生膏火不以圭粒自私下縣人士皆以不得
絫府學爲恨歲饑太守煮粥爲賑命先生董其事自冬
迄春賑數月矣用不足將罷入見太守曰窮黎恃粥慶
更生再兩月方可食新若遽罷之仍死耳太守曰力竭
矣奈何先生曰某見公前日娶婦計新婦歸奩尚可備
兩月賑也守大喜從之居數年以父憂解職起補順天
府教授順天有夫死守節而以子貴受封者列狀請
旌吏議不當旌先生曰以夫貴受封理無改適不旌可
也若以子貴受封而不旌是以子之貴掩母之節也且

撫孤至成立而受封尤節婦所難得者不旌惡乎可大
尹韙其言據以入告得
旨允行著爲令秩滿擢齊河縣知縣齊河歲大饑旁縣
承上官指多不報即有報者亦輕其狀賑薄殣死枕籍
先生獨請穀數萬石上官雖重違其意心實恚之會有
搆者遂被劾免既免官僑居京師授徒自給有一富人
延爲童子師先生縕袍敝履據榻授經賓客皆王公貴
人列坐以覘先生無忤色次日主人持裘服爲贈先生
固卻之初女兄適閩中富氏富氏故宦家中落不能自
存先生奉母至齊河太夫人有憂色先生曰是必爲吾

姊也乃遣使盡遷其家以北給養之少弟高夫婦早喪遺孤秉瑛方數歲撫之如己子在官時一姪兩甥與先生之子廷璋同服食見者不能別命秉瑛讀書廷璋習騎射或曰君愛子不若愛弟之子也先生曰吾因材教之而已秉瑛成進士官儀徵昭文兩邑令迎先生來江南南方之學者爭交禮之於是先生與數詩人往還外其他客屏不與通或時攜一童扶一杖臨江登山路人以得識其面為幸祖櫬攢浙百年未封先生行求而葬之訪昆族則皆盡矣有道士敝衣冠棲古廟廡下詢之則同高祖弟也執其手泣解所衣衣之同歸雲南有

進士憲圖相識途旅客京師貧甚先生時給周之其鄉人之顯者有所餽憲圖不受也既而病於僧舍先生舁至家躬爲煮藥死殯於家爲之服朋友之服有來弔者三日哭此尤近世所罕也先生狷介寡交游貴人欲一識其面不可得獨惓惓於貧賤交終身如一日論學尚實行黜空談治經不傍前人門戶時於漢宋諸儒外特創一解生平專攻詩雄深雅健諸體皆工與李鍇陳景元齊名有遼東三布衣之目善草書嗜飲醉後作書愈謹嚴有法晚好道家言自謂得尹真人性命雙修之訣曰吾一生所志皆不遂今學仙殆可遂乎乃自號曰遂

堂年七十客揚州病疝卒病中猶與楚人丁姓者談養生焉有慶芝堂詩集十二卷子二長廷璋武舉候補千總次廷璧

錢恕齋先生傳

先生諱元龍字學山恕齋其自號也錢氏自五代時武肅王顯貴子孫蕃衍至宋建炎間伯乙公占籍潤州逮前明成化時可新公始遷揚郡傳六世至琳莽公以高年碩德恭逢

世宗憲皇帝御極覃霈受八品秩[illegible]生之考也琳莽公生三子先生最少生九齡母柴太[illegible]人卒[illegible]成人

十歲時隨父遜祖柩歸葬[illegible]州是時冬日晷短未至兆域數里叢薄中有虎突出[illegible]櫬徒卒皆驚逸琳葬伏地上護柩哀號不知所措先生直前當之虎遂帖耳而去既弱冠讀書焦山山側有潮音洞洞中有一叟聞讀書聲即往來竊聽後於先生將歸之夕叟忽叩門而入通款曲縱論古今及導引吐納之術謂先生曰吾居此數百年無有可授以道者觀子骨相非凡肯從我去乎先生曰吾方讀書養親作人世事何暇從汝為也語訖而叟入石罅中不可復見琳葬歿先生已逾四十伯兄先卒先生與季弟經營生產作估客奔走江淮間不數年

獲貲甚鉅人或求心計之法先生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我無貪故鮮失耳既饒於財深以自封爲恥族卹有賙鄰里有卹卜新塋修舊冢扁舟至杭求先世譜牒遺像自武肅以下分冊十二部裝潢完好以歸晚歲長子物故愛增亦殞悲悼之餘遂謝絕人事杜門不出日以著書課孫自娛所注有前明程允升幼學書塾師皆用以課授更有史略種樹各書皆採輯廣博該見洽聞初先生未冠時有相之者曰此子不科第而享盛名不官職而受殊榮不攝養而躋耄耋後先生棄舉子業專意譔著幼學一書海內奉爲圭臬

今上南巡

賜貂皮荷包藏香克食以儒林郎候選州同職銜恩加頂帶二級鄉里榮之壯歲往來江湖持籌握算精力疲劫晚歲日事編摩每至夜分不寐而年至八十有二神明不衰然則湖音洞中之叟謂其骨相不凡而以十齡童子能却猛獸殆其所得於天者厚與子四人鼎鼐鼎鼎皆賢而才女一人適孝廉項夢魁項沒後厲志食貧苦節自守孫十四人承重者鼎長子之濬也曾孫

四人

蕪城外史曰余嘗讀曾子弟子職朱子小學諸書而歎

豫教之不可不早也論衡有云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可不慎與恕齋先生軼事余得之同年友秦西巖觀察甚詳西巖其戚屬所傳必有據余獨愛幼學之注其有功於蒙養者至矣

汪君雪礓傳

雪礓汪君名大黼字中也本籍新安婺源世居嶰峪山下祖某遷揚州父舸以詩字名江左書法師黃涪翁尤工長短句嘗校讎山谷全集亟山中白雲詞鐫之曰吾一生精力在此雪礓生而慧善讀書少年即以風雅為性命寓公之在揚州者如陳玉几厲樊榭江冷紅皆師

事之操觚不肯率爾詩社共集一吟一詠必細膩推敲
與人尺牘一字不苟下年過三十家中落父客死漢上
雪礓與其弟阪隱以菽水養母不肯丐貸於人後從中
故人以其父之喪至殯廣儲門外之間徧庵兄弟畢席
同臥草中絶粒不食者旬日嘗冬日無纊夏日無幮母
子三人束腹相對而吟誦聲達戶外也性愛潔嗜獨且
多病年至五十方娶四十之外貧不能自存每燈下爲
人以百字鐫方寸玉至除夜檢古墨數十笏易薪米而
鑒賞古書畫及銅玉器獨得秘訣經其品題聲價重十
倍凡事工心計多智謀嘗謂人曰馬雖駿服於阜不能

馳也鷹雖悍繫於絲不能擊也吾嘗有用世之志今老矣聊以吾之術昌吾家可乎江君鶴亭聞其言異之遂交其人託爲心腹之友事無巨細皆委之五十之時有無化居所往輒利至六十遂擁貲作巨室以其本身資

秋請

誥命榮兩世

封其母爲太恭人熊太恭人年八十雪礓徧徵輦下好友祝嘏之辭而袁太史簡齋自白門郵其文以爲祝黃君稼堂將赴趙州任以其家貲付雪礓會計不數年倍息歸之黃君歿其子年少綜馬筴事事皆稽指南其待

朋友以至誠不以死生異視大率類此小玲瓏山館者馬徵君秋玉佩兮兄弟與陳厲諸君作詩地也雪礓幼即往來其間後購之以養母其楣楹題識不改舊觀曰先達之遺蹟小子灑掃是幸得致沒諸丁未秋日姑蘇友人錢景開至雪礓喜甚大洽具召客曰石湖西磧吾生平不能忘今將作數旬塵外游擕長笛坐千人石看中秋月然後歸探菊花與諸君作重九也八月三日大笑出門去甫半月錢君即以其病來告又一日則曰雲礓死矣嗚呼慟哉

金兆燕曰雪礓居貧守約年將五十少有擕會不十年

而家道成何其易也然充其幹局若在三國時不下周瑜黃蓋乃僅以陶朱之术技肥其家也斯眞屈矣

吴半崖傳

吴君半崖歙縣人也家住石橋童時嬌嬌自好歙之大族吴姓者半居溪南科甲相望而半崖以寒畯與之相埒父少時服賈在外半崖既成童謂其母曰父終年勞瘁川塗爲謀生計而兒在家坐食非所以說親也男兒讀書不必求以進身兒將挾所能爲人籌畫生計他日得江山之助以展其才公孫卜式庶可冀也乃由浙至吴趨京口遂停櫂不渡鎭江有油棧其利甚豐半崖爲

之化居織悉不苟數年而利市三倍十八歲歸里完娶未半年即出於是往來於豫章沔漢之間積貨居奇於南北通州懋遷聲名洋溢燕齊之地半崖年甫弱冠而與人相交有老輩所不能及者二十六歲復入楚居漢口鎮漢口爲江沔通衢百貨麕集半崖持心計左右致贏必厚有所蓄始一歸里今經四十餘年矣一子甫象勺之年即攜之作客曰是不可以荒於嬉也一日謂其子曰吾少年貧窶無負郭之田可以資生今之所以養我父母者皆我半生勤苦以斂之者也吾父與母年相若而兩老人至今尚未克安聚一堂吾將速吾父歸爲

汝娶婦使汝繼吾之業而大振之吾母持家勤儉茹長齋喜布施吾總角時即以内典教我嘗誨我曰通儒書尤須諳佛理吾將以吾之家付於汝汝克孝祖父母不違色養吾將皈依釋氏以終矣其子懼其言之必行也乃徧請親族友朋極力沮之有友人善丹青者謂之曰子有斯志不必有斯事也與其爲宏祩曷如作龐蘊乎於是寫其容衣祓尼之衣戴毘盧之帽一缾一鉢位置几上半崖喜曰是眞我心也眞我相也嗣後吾子孫懸之影堂吾即於淨土中託生蓮花下乎乃屬余爲之生傳以永之

金樓亭曰余少年亦好學佛逮晚歲讀華嚴而笑世之侫佛者妄也善財童子天寶在身五十三參始終不倦豈僅蹈襲半偈作口頭禪者所可及乎半崖勉之博施濟衆儒者猶以爲難而法瑗脫衣施貧不厭不倦然則姚少師作和尚不終見嗤於婦人其有以乎傳曰行矣不在多言

## 節母張孺人傳

孺人姓張氏浙江仁和人也父子元篤誠好善教子女以質實不苟笑言孺人幼習姆訓婉娩聽從讀班誠能通大義繡工箴黹冠其曹年十餘隨姑姊躬蠶事晝夜

不懈育蠶以豐二十二歸同里田君西成田氏系本青州後遷浙之上虞明時有隱君子曰田守素者西成之遠祖也愛西湖山水之勝徙居仁和四傳至西成之父賡南與其兄信皆相友愛遂以西成爲信皆後當是時信皆貧甚西成謀所以養其親者將棄書遠遊爲服賈計孺人曰吾舅姑以君爲似續將以昌其家今君舍所業而他圖則終其身無顯揚之日矣遂鬻簪珥躬紡績以奉甘旨俾西成壹志於學卒以高才生受知於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爲一黌之傳未幾舅沒姑老家益貧而孺人色養不懈姑久病蓐食者數年厠牏中帬皆孺

人躬自澣濯初西成居父喪以毀成疾遂臥困備覽以是不起西成於綿惙時執孺人手曰老母衰病四孤幼羸恐汝不堪此任也柰之何孺人曰吾斷不以一死殉君而棄君之母與孤於不顧君往矣生者之事我自爲之君勿復念後數月姑亦沒孺人仰天椎心幾死者再旁觀者皆酸鼻孺人曰吾今以婦代子附身附棺無使有悔也以母代父以養以教必使有成也於是執姑之喪必備禮而教四子皆成立飲冰茹蘗者三十餘年一日孺人之子墉跪膝下請於孺人曰吾母節孝古人所難今已逾三十年可以邀旌典流芳名矣孺人曰吾分

歸之日年已三十有餘不合例也墉曰婦人之齒不外
聞減數歲則可矣孺人曰惡是何言與吾生平無一事
之欺無一言之誑今乃自誣其年以上欺
天子乎墉兄弟遂不敢固請而日謀所以傳孺人者乾
隆甲午秋墉與揚州教授金兆燕相遇於東臺述孺人
之事而求為之傳
金兆燕曰古人云死節易撫孤難孺人獨為其難其志
良苦矣孺人之軼事鄉里長老皆能言之而卒以年歲
不符不肯以上達
天聽其質實有過人者宜其四子皆賢且才而不為末

俗淳薄之行所漸染也與

黃稼堂太守傳

稼堂先生諱凝字幼安姓黃氏浙江仁和人也系出江夏香公之後宋南渡時徙居臨安數傳至七世祖半村公有隱德又數傳至祖慮懷公讀書食貧不求仕生三子長天三公次王有公第三子早沒天三公卒時大宗無後王有公僅甫得稼堂年九歲慮懷公謂王有公曰小宗繼大宗禮也遂以稼堂後天三公是時弟兄巳異居嗣毋薛太恭人見稼堂王立不比常兒鍾愛之尤甚謂王有公曰未亡人以鍼黹供朝夕三遷之教力有不

能願仍依本生父督訓之王有公曰吾不敢以其爲兄之子而異視之也遂以稼堂歸課程尤力王有公惜近日士習專以帖括爲事而束經史於高閣及一旦膺民社遂若面牆蹶而僵誰之咎也於是稼堂初學操觚卽縱之讀古人書凡一切兵農名法之學有關於經濟者靡不令之熟究潛玩而誦習之十歲時以事出錢唐門夜不能歸徘徊湖上乃入一大宅供具悉備飲饌甚歡忽有羣鼯至交困之不可解正危殆中聞騶從聲傳呼迎江西知府羣鼯皆退避已身入肩輿中豁然而醒則初陽臺下墟墓間也旣長娶元配張恭人後卽客居常

州爲戚友嘗會計事俄張恭人沒家益貧僅攜錢不滿百徒步至揚州僦居古廟無以自存乃至淮安居湛眞寺寺僧聞谷善相人見之驚曰此非恆人也厚衣食之揄揚於當路富貴之家諸大吏及禺莢之豪皆引爲上客稼堂客淮揚既久兼與大吏游兩郡中挾厚貲好心計者經稼堂指示利市三倍瓜洲朱氏有女擇偶不諧其家曰吾女相法當富貴不可以配饔人擇稼堂妻之婚之夕婢僕家具皆假貸既娶之後家漸豐友人之所共居廢者無不致贏而稼堂構大宅居揚州新城爲巨室歸杭省墓敦請王有公來就養壬有公戀西湖之勝

安土重遷謂稼堂曰汝但足我湖山游賞費使汝諸弟皆飽煖不以累余則我與親戚情話勝於客揚州錦繡鄉也稼堂性伉爽好赒急施藥施櫬無歲不爲置福緣庵後義冢五十九畝以掩露胔凡戚友之丐貸者靡不如意界之又數年讀漢書甯成傳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廢書而歎蹶然而起曰吾不名一錢赤身至揚州以有今日吾之所有不以急公將安用之且終日勞勤疲弊精神爲人謀錢刀子母之利孰若盡瘁國家展其所學庶畢生精力置之有用之地不致虛擲也乃遵川運新例入貲選授直隸趙州知州趙州

爲古邯鄲鉅鹿之地民俗勁獷轄五屬邑自理本州有
專治有統率衆守令之責近接京都差務絡繹自昔以
爲難治稼穡荐歉月來之裕如上官皆有新任如老吏
之目然順理準情待百姓如骨肉其有下戶之猾桀於
大豪者必置之極法故亞端惡子匿跡銷聲召杜龔黃
入人戶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鑾輿巡幸兩辦紅杏園姒春園
行宮陳設鹽蒙
恩賚大緞皆以爲能委署順德府知府計典遂膺卓異
首薦引

見面奉
俞旨陞授江西撫州府知府上官日舟過淮揚繫纜入
湛眞寺而聞谷巳寂淮揚故舊落落如晨星乃買田入
之寺與諸相識酌酒盡歡而行由揚子江過天門入彭
蠡至南昌諸大僚執手相慶謂叔度之來何暮也臨川
居山水之中民酺訟簡穀堂視事數月鎮以清靜飲以
恬和曰此不可以鷹擊毛摯為也吾將效汲長孺臥理
之矣然穀堂素有能聲他郡積案未了者多使雜治之
弼寮諸公駿駿虛座以待候於三月初十日早起視事
畢擊粥一甌咯血數升而卒子五人至懸朱恭人出至

鈞至廉至馥至瑞俱庶出

金兆燕曰余於甲戌乙亥之交往來淮揚即與稼堂相識見其氣度端雅議論卓犖悚然微之後余作揚州學官而稼堂僦居舊城相隔不數武時相過從有疑事必以質兩家內人亦相視如姊妹昔周瑜與黃蓋升堂見妻不啻過也今余衰老綴旒仍鰥居作客而見朱恭人之巹而扶櫬以至揚也朱恭人以稼堂之傳屬於余余滋愧矣

## 王恭人傳

余讀漢書至翟方進傳未嘗不歎後毋之愛何其篤也

若梓潼文季姜撫前後八子如一且爲其前子王博作褒寫書較之翟母之織屨表也而衆以教矣余欲裒輯近今後母之德以爲世勸聞揚城中有比部鄭君翼之繼配王恭人者恭人休陽望族自曾祖僑居於揚閱四世皆以孝友任恤著聲江淮間恭人生四月失怙繦褓中有相之者曰此女賢而貴但無年耳母張太安人曰吾欲其壽安望其貴年未笄授以孝經論語女誡諸書一過目輒能背誦人咸稱其異張太安人獨憂之曰吾聞王勃李賀曾不得三十慧故也男子且然況女子乎吾恐相者之言驗也比部元配謝恭人少司寇未堂公

愛女也謝恭人卒子兆理纔三歲比部之父澂江封公臬母吳太恭人憐其失母之孫謂比部曰爲汝擇繼室大難稍不慎則祥覽之事其柰之何比聞王氏有女能孝其親敬其兄讀書知大義曰是可以母吾孫矣乃命比部委禽焉恭人歸時年二十一兆理一見恭人牽衣索笑不異所生恭人廟見後即朝夕顧復時其燠寒飲食起居極纖悉之務必躬親檢視不以委之乳媼謝恭人所遺簪珥衣襦或以爲忌恭人曰前恭人名公卿女鍾郝禮法皆吾師範蕭規曹隨又何忌焉且使膝下兒見之如其母在不尤愈耶兆理既就傅每從家塾歸恭

人必率之夕見於舅姑時與羣兒戲恭人必躡階隨之慮其仆也舅姑或勸之曰茲事婢僕能爲之汝何勤焉恭人曰知之然心終放不下耳比部督課兆理有不率笞撻之恭人力爲營護且曰折衷之教以慈濟嚴兒尚幼恐不堪也然於兆理不少姑息每夜篝燈令其習復且使預誦來日之課略上口然後命之休釧童寵妾有媟辭獷語於其側者必痛訶之曰蒙以養正斯言豈可入其耳哉兆理從兄兆珽入庠序恭人謂兆理曰汝伯父爲名諸生賫志以沒今汝兄克自立繼其先勤學之效也汝家代有文人汝從父東亭公以名進士官刑曹

蔡川公獻賦

行在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入直徽省汝若及幼年拾青紫隨汝

父官京師俾祖父母膺兩世

封誥豈不益徵厚德之報承歡無窮小子勉之今年四

月兆理十齡其生日與恭人同物賀者盈門恭人焚香

拜於謝恭人木主前顧兆理酹卮酒曰吾生兩男一女

皆不育今雖有身然所冀者此子成立耳吾姊其陰佑

之並佑吾以終鞠此子也越半月生一女產後遘疾卒

春秋二十有六所生女方浹辰兆理哭踊不絕哀毀如

成人人皆異其穎而孝而羣謂恭人愛育之誠摯有以感之也

贊曰温温恭人懿德醰醇孝乎惟孝仁者安仁哺翼遺徽噓培義根黃壚不朽彤管常新

道光歲次丙申孫珉謹編次

曾孫疇

醍校字

棕亭古文鈔卷之三

全椒　金兆燕　鍾越

定郎小傳

徐郎定定字雙畦小名雙喜吳趨人也美姿容有雅韻五歲能歌六歲按笛八歲學簫鼓晴誦唐人絕句宋人小令數十首皆麗曉文義十五挾藝游揚州揚州沈君江門老於琴自號夢琴生無人能傳其指法徐郎欲學之江門曰欲學吾琴當先定爾神因更其名曰定定詣之琴自是人皆呼爲定郎云乾隆乙亥春余至姑蘇登虎邱過山塘見羣少年聯臂而嬉有曳淡碧衫者風致

嫣然數顧之流眄再三穿柳陰去丙子秋余客揚州友人程君竹垣以所作定定曲示余且曰此人雖歌者然有翰墨癖吾欲召之度曲以侑君觴君當投以詩勿靳也次夕招飲余以事牽獨後至至則酒將闌定郎已薄醉倚簫而歌聲纏綿如不勝情紅潮暈頰目睇睇與燭光相映曲終起視余曰郎君君曾相識者何故余亦諦視之曰此山塘柳陰下少年也詢之果然余狂喜曰自去春見汝後意忽忽如有所失自以爲落花飛絮定不再逢乃今得聚於此郎席步竹垣韻作長歌貽之余染翰定郎歌臨川尋夢曲子曲未終而詩成擲筆拍其肩

曰今日竟著夢矣乃停曲讀余詩讀詩聲尤淸圓可聽讀畢謂余曰郞君詩我雖不甚解然在吳中觀諸名士作詩未有如此速者郞君有異術乎旋以巨觥進曰乞更塡一詞以賜余時已大酣起步庭除滿簾月色如畫步三匝成長調一闋自是友朋文酒之讌無日無定郞吳君梅查將游棲霞集同人爲詩贈行吾宗錢塘冬心先生聞座上之有定郞也闖而入同人皆大快有一客不能詩而來獵酒酒半詆定郞定郞不能堪反脣客大怒橫詈揎袖座客皆愕眙主人引怒者去乃更酌定郞泣下沾襟取袖中便面摧燒之蓋日者此客之所贈也

侍君鷺川睨而戲之曰頃所逐惡客君明日當頂禮謝之不然安得見此梨花帶雨狀徐以羅巾拭面瞯目而顧曰諸郎君亦知我儂爲可憐人乎余慨然曰此子亦人耳乃淪落如此余窮於世久矣舉世無知我者而定郎愛我獨摯我必有以傳定郎使定郎不朽者定郎其勿恨於是蹶然大喜曰誠如是乎乃引滿以屬脫指上金彄以贈曰持此爲念郎君其毋忘今夕之言蓋是時定郎來揚州已數月矣雖聲譽藉甚而以不善賁緣不能逢迎故尚無托足地僦居小巷中室僅容膝一榻一几階下秋花數種掩映簾箔衾幬整潔無點塵非甚相

愛不得入其室余寓居花園巷之祇園庵鄰家笙歌徹
旦嘗與余坐月下聽隔牆歌聲遙爲按拍分刌不差閱
案上昔人詩有謝郎衣三字問何典余以叙小志謝躭
蘇紫薌事告之次夕歸著吾衫履去曰此謝郎衣也余
居揚不匝月然無時離定郎或無他友則獨與余步出
城園亭蘭若隨意所往每夕陽將墜晚煙橫樹秋風淒
然輒對余侘傺斟慥不怡者良久詰之終不肯言一日
謂余曰予不耐囂雜揚州不可久居如得爲郎君詩弟
子常侍左右則出泥塗而升青雲矣郎君其有意乎余
曰吾非不欲挈汝去但勢不能耳然吾豈忘汝者吾自

有挈汝之術乃遍集同社召畫者爲定郎寫眞定郎對畫者坐諸客環之時時擧小鏡自照畫者曰其形可似其神光離合不能似也畫既成指畫中人謂余曰吾命不如此人此人能隨郎君去吾不能不如一也吾轉眼憔悴而此人終身少年不如二也吾風塵追逐與潦到伶工相伴俍不能卻而此人枕胙於淸辭麗句中與名詩人游天下名山水不如三也余曰彼亦有不如爾者曰何謂曰不如爾能吹簫度曲推襟送抱耳謌冬心先生先生捧其手曰向如此人加一慾字便俗矣蓋謂夫巳氏也先生有所畫梅花大軸極自賞爽池嚴整富商

以數十金購之不可得定郎欲之而丐余爲之請先生曰此畫易孔方兄則俗贈徐兄則雅竟以贈且以畫扇題詩副焉程君筠榭聞余爲定郎爲眞也大治具召客觀定郎容定郎抱其容至曰諸郎君各題一詩當各獻一歌以報江君雲溪與筠榭不相識招之欲勿赴余曰定郎在遂欣然往陳君竹町閔君玉井是日皆有他社會皆先成詩去薄暮玉井復至曰吾爲定郎火迫成社中詩來聽歌也筠榭編菊爲屏規其心以爲牖定郎立牖中如彩霞之托明月是夕也燈影花光歌情酒態使人意消余飲最樂梅查招余浴焦君五斗與焉途遇定

郎給之同行婉轉推却不肯共浴余固泥之則曰浴罷郎有詩然後可余曰敢不如命五斗曰果爾吾沽酒市蟹以待洪丈棕亭年七十矣聞之趨而來亦同浴定郎解衣入浴羞澀閃避姿態橫生梅查曰眞所謂三尺寒潭浸明玉矣浴畢肌膚暢悅兩輔如初日芙蓉見之者目不能瞬余以犀梳爲之理髮作五綹辮捧視之不自知其魂越心蕩也郎成詩四章酬之解纜之夕竹垣取酒以餞命之歌歌數聲而哽咽不能終曲余亦不復能舉觴口占小詩爲别竹垣和之命肩輿送余出城定郎坐余膝上垂簾耳語淚漬襟袖至舟中執手黯然而别

余開舲望東炬照定郎循河干入城去忽忽復憶山塘柳陰下曾見時也

棱亭子曰人之相與豈偶然哉交臂之過藏之於心乃成膠漆不亦奇與吾在都門見唱邏儸者及所謂白臉慣侍酒者皆俗惡不可近如定郎者眞天人矣玉井先生目之曰雅人深致冬心先生曰疑其胷中有數百卷書皆言其韻勝也嗚呼四海之內具眞賞者有幾人哉

## 汪母程太宜人傳

宜人姓程氏新安程君渭侯之女江君東樽之配也江與程皆僑居揚州業鹺奕世爲婚姻程氏爲篁墩望族

擢甲科居顯要者後先相望渭侯秉其先人之訓習儉
好禮門內秩如婚嫁有式宜人爲渭侯之第五女父母
尤憐愛之三四歲時渭侯嘗置膝上詠左思嬌女詩撫
其頂曰是女必能以才名爲吾家作曹豐生謝道韞者
正恐聲才難得耳越數歲授以論語女誡諸書略覩即
能闇誦其句紝紃組織能出新意紛帨鞶袠之繡見者
詫爲鍼神醯醢煎和得調劑之妙有鼎娥膳祖所不能
及者都閫廝養皆驚譽之待左右侍女寬惠慈和無疾
言厲色然終日端靜矜莊婢僕過其前者不敢有讙浿
語於時東樽之尊人劬庵公棄世已久母許太宜人稱

未亡人持門戶訓子以嚴以故東樽雖生於富厚而居處不淫飲食不溽不與裙屐少年相往來渭侯曰劬膺以名諸生賁志無年其後必有興者其未亡人能教子如是其子能卒教如是是可以歸吾女也許太宜人聞之曰吾久稔程氏之女之端慧克勤但吾家孤寡相依難以遣媒氏下逮今聞程公之言吾之願也亦先夫之志也敢他求乎於是委禽以聘甫及笄即來歸焉時東樽亦尚在未冠而慤謹老成閨門之內不茍訾笑子婦雍容日侍堂前抑搔扶持毋跛毋怠許太宜人嘗謂宜人曰吾自有新婦遂覺氣體怡愉古人之所謂視無形

聽無聲者其新婦之謂矣俄許太宜人歿東樽與宜人哀毀骨立居喪備禮凡楄柎斂衾附身附棺之具必誠必信卒哭後猶居堊室中苫蒴不納專席而坐宜人不敢遣女奴問以家事東樽愛靜樂閒好金石之學蓄古法書名畫彝卣鼎鬲之屬甚夥掃除一室焚香瀹茗吟玩其閒一切米鹽淩雜之務宜人皆細爲擘畫不以攖東樽心里中姻族以事至江淮者無虛日來有輒餽去有餽贐各滿其願無德色無倦容他如捐歉歲之租入修孔道之橋梁衣凍者以綿給死者以櫘育嬰有堂施藥有局救生有船東樽種種厚德皆宜人有以助之也

東樽以州牧注選銓部

纍恩加級

誥授奉直大夫宜人膺五花之

封服命婦之服席處豐腴而蚤起晏眠操作不懈中裏

祖服躬自澣濯食不兼味衣無褖飾樸儉勤勞蓋其天

性然也東樽大功兄弟六人皆相愛如同胞宜人善和

妯娌門內無間言姻戚問遺婢僕往來苣蘭佩帨之贈

篤摯周洽至老不衰生三子皆不祿一女教以閨訓適

從姪志洛亦著賢聲無何東樽卒宜人呼天搶地慟不

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諸姻御尊親委曲寬譬以撫

孤大義相規勉乃強起曰死節易撫孤難必欲我為其難者乎黐黏膠膱吾惟力是竭爾乃以兄公西平次子振鵾服衰為嗣以蕆成事振鵾字溟高克家子也宜人視如已出溟高亦善體親心慈孝交著聞者羨之東樽綿惙之時謂宜人曰吾死無他憾但修宗譜未成以是為不瞑耳宜人舉以告溟高溟高曰作室底法尙欲肯其堂構況宗譜之大乎小子之責焉敢不覆於是晝夜排纂力謀剞劂書既成宜人率溟高以魚菽之祭告成於東樽栗主之前欷歔含淚謂溟高曰汝父今日其瞑目於九原矣西平晚年歸老新安宜人諭溟高厚致甘

旨之奉違西平卒問至滇高柴棘殊常然不敢號踊於
宜人之側宜人日本生之親服降而恩不降詎得以我
故而不用汝之情乎吾何忌焉命之朝夕哭如禮東樽
與同堂弟穎長旭東室居相鄰東樽卒後穎長旭東每
逢朔望必走嫂氏所揖問起居宜人必命滇高綜家政
之要一一諮稟惟謹辛卯冬穎長率淮南北衆商入京
師恭襄
皇太后萬壽慶典宜人謂穎長曰叔受
天子恩至深且重此行惟以恪勤將事鞍馬之勞冰霜
之苦所勿計也其明於大義如此卒年六十有四

誥封宜人子一人孫二人

蕪城外史曰余與穎長旭東結文字之契者有年每於詩社談讌之餘爲余道其嫂氏之內行甚悉今余爲揚州學官嘗欲裒集一郡之貞節軼事著廣陵淑女編以爲風化之助揚州雖古稱靡曼之地然五烈竝峙爲他邦之所無其閨門徽懿可以備管彤者必不乏也今觀宜人之事其姑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也豈非巾幗中之大賢與是殆江淮清淑之氣所鍾而成者耶抑程江兩氏累德者深而仍秉黃山白嶽扶輿鬱積之厚耶昔程準仲先生著新安女行錄歙之婦女皆欲羼名其書

以爲榮若宜人者是可以錄矣

汪夫人傳

夫人姓唐氏歙人也自始祖昌大世居槐塘族茂業殷代者閈譽父孔棊公有幹局挾貲游吳下愛錫山惠泉之勝遂家焉夫人其㓜女也性恪勤不苟訾笑年甫齔即暗誦孝經女誡諸書針黹縫紉能自出新意爲鞶帨式汪君緻堂之母吳太夫人夫人之表姑母也兩家一居揚一居常舟楫往來問使不絕吳俗工蠶織嘗聞夫人育蠶幾箔織布幾端每輾然問家衆曰揚之人能如是乎安得唐家好女來揚州作婦則江北之俗化於勤

矣俄黴堂元配歿卽遣媒氏下達聘夫人爲繼妻夫人之歸於汪也年甫踰笄時吳太夫人已稱未亡人多疢恙而家政紛賾一稟指撝夫人廟見後先意承志視聽於無形聲椎髻練裳操作不懈太夫人謂黴堂曰吾嘗欲此女來江北作閫師不料今果爲吾兒婦也卽取生平服用器物盡以賜之逾兩月太夫人卽棄養夫人盡哀盡禮凡楄柎絞衾飯含之具致極誠信外姻至者交口稱之先是黴堂之從弟偉存夫婦早亡無嗣而偉存之母葉太夫人猶在堂夫人謂黴堂曰一門之內獨叔姑向隅不樂君何以安請所以爲後者遂以次子能繼

之道葉太夫人歿即以一身任兩房家政食指不下數百夫人以徽柔之性綜覈之才襄助之至戚婚嫁代爲經理者無虛歲雞鳴而起夜分而寐雖釧童龍妾林立階下而一卮一匜必躬自檢閱不肯告勞無何子能殤夫人哭之極慟曰脩短之數吾甯不知但念一綫之延不能不爲之肝腸寸斷耳然天欲絕之吾必欲續之吾尚有子可再繼也復以少子清繼之己丑春三子與長女夭亡夫人以積勞之軀疊遭傷慘精神日就衰耗而黻堂好結納賓客盈門且綜理鹺務當路倚之爲左右手夫人時出一謀爲之欽贊必中機宜黻堂嘗謂夫人

曰昔楊敞之妻著參語之勲趙昂之妻有九奇之助吾今者不更求幕中人矣乾隆庚寅春黻堂赴天津庀待供頓膺

寵錫之榮夫人服冠帔拜

恩中庭內外姑娣姒環觀稱羨而夫人益自愫惕謙下謂諸人曰吾女子何以報國惟有時以婦德遍相勸勉願人皆貞順家無謪谿庶不負

聖天子雎麟之化耳辛卯春黻堂又赴泰安而夫人抱病已久猶強起辦裝凡傢從資糧屝屨之屬必一一躬自檢視時婢子挾持送黻堂出戶外曰夫子受

恩深重今復迎

鑾道左恭覲

天顏榮幸已極渡河以後風沙漸高惟宜愼自攝調以期成禮毋以閨中病軀爲念疾雖革必忍死待君也徽堂就道後夫人即臥蓐不起然猶於枕上命女奴製菹醢備酒漿待徽堂歸來召客閱月徽堂歸細詢

輦路所經

天語所及傾耳不倦有如平昔徐執徽堂手凝睇曰吾眞待君來也翼日遂卒年三十有二

誥封夫人子三人長瀨次湄皆蚤卒次淸出繼女二人

蕪城外史曰黴堂家揚州常客於全椒余全椒人也而居揚最久余聞吾里人道黴堂之才且謂其有賢內助揚之人亦云然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易曰閑有家悔亡吾於黴堂信之矣夫人得所天而席豐厚宜若俯仰愉恬以養其生而勞劬盡傷遂中道天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叢蘭茉昔之歎在巾幗且不免焉然則文人九命之說詎不信夫

## 汪母江恭人傳

恭人姓江氏新安歙人也始祖汝刚為歙州牧有惠政百姓愛之其子孫遂家於歙歙之人名其所居曰江邨

高祖左衞以純孝旌曾祖文甫祖公冕皆世其德父聖一負幹才有器局理鹺務藉稱兩淮恭人其幼女也生而慧齒未齔讀書內誦聲琅琅出戶外聞者不知其爲女子也既笄歸汪君素庵維時素庵之父鶴軒先生及嫡母何太夫人皆棄世而母孫太夫人治家嚴肅門以內上下數百人僮手指于賓客盈館舍恭人於酒漿醯醢之屬必一稟孫太夫人指揮不敢自爲豐儉歲朝月朔捧卮匜隨諸娣雁行立堂下尺步不踰孫太夫人於家介婦中少有恚怒恭人即悚息不遑必俟顏既霽更從容怡愉別進一言然後退素庵性至孝孫太夫人所

夕膳羞必躬親檢點然後下食鍘童竈妾不使少有過差恭人早夜惴惴惟恐不得堂上歡心委曲順承視聽於無形聲孫是孫太夫人亦愛恭人爲最篤恭人生平沈靜寡言笑婢僕中有詬誶者見恭人至卽肅然斂容以退不敢復有聲然恭人從未有疾言厲色加之也故姻黨中皆目恭人爲女中黃叔度云汪氏萍居揚州雖數世皆返葬新安孫太夫人之歸而合窆也恭人曰吾安可不奉吾姑以歸及既葬又曰吾安可遽違吾姑而去於是僑隸庵廬墓里中者浹歲暇則與鄰婦邨女饁耕採茶者道古列女遺事於墟落間意泊如也後爲長

子廷琯納婦復歸新安至則先展孫太夫人之墓甫下拜涕泗交頤見者皆感動其先所識之鄰婦邨女有遠嫁及物故者皆一一詳詢之欷歔惻愴見於顏面先是素菴之第四兄嫂早亡無嗣孫太夫人言之輒哽咽迫素菴生次子廷琤恭人喜曰吾姑之志慰矣遂即以廷琤繼嗣之其明於大義如此恭人體素豐少疾病以經營喪葬勞劬之後又屢遭門內多故早夜憂思精神遂漸衰憊歸里時道嬰疢疾幾至不起越五年竟卒卒之夕猶手持一杯歡笑如平日未幾以手足不仁爲言扶就榻則目瞑矣恭人年十八而嫁五十二而歿三十餘

年事事可作閨訓茲僅撮其大者子三長廷珺次廷琤出繼次廷珽皆令器也孫炳煌俱幼

蕪城外史曰余讀新安女行錄知名賢之澤孔長也新安爲程朱闕里喪祭皆秉文公家法故其女子習見而熟頌之若江恭人之所以事孫太夫人者可謂盡禮也已

## 張孺人傳

孺人姓張氏陝之蒲城人也明中葉有張雙樓者以貲雄關中而愛江淮風土因以禺筴之業寄居揚州子孫遂隸籍焉大父侯補浙江運副菘圃先生父侯選知府

考亭先生皆有幹局世其家孺人少聰穎年數歲讀班
氏女誡諸書卽能通大義爲小婢子講說大父母前嵇
閫嘗曰此女必作不沐櫛諸生不當僅求之巾幗隊也
迨及笄事兩世尊人愉色婉容朝夕不離左右雖居素
封而鍼黹操作日有課程年十九歸吳君德宣時德宣
之祖母某太宜人年已八十廟見之夕喜動顏色顧謂
尊章嵋川先生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古人以是爲祝
辭今新婦容端性温自克孝順富貴宜男願吾老人一
一見之嵋川平生純孝夕膳晨饈非躬自檢視不敢進
孺人佐堂上經營家政蚤作夜眠不以爲瘁後某太宜

人卒蛸川毀幾滅性德宜與其弟洛初朝夕慰勸而終
難寬譬支牀雞骨宿疾逾深孺人佐德宜調藥餌具糜
粥數月不懈未幾蛸川即世孺人盡哀盡禮門内外無
間言體素尫日食不盈甌而時時多病瘯禳屏之祝不
能早如願無以承堂上歡年未三十即為夫置側室樛
木之德遠近稱之德宜守先人家範亟厚篤誠蛸川歿
後詩箋畫稾遍為收拾孺人於箱篚中得寸楮斷縑必
斂謹付德宜藏弆不敢遺墜張氏居揚州吳氏居眞州
舟行七十里朝發夕至孺人雖已嫁而一歲之中數歸
省猶以相隔異地不克朝夕繼至為憾故每一來歸與

兼旬踰時而後返笥婦浣女往來水濱者無不熟識其面輕帆往來皆指而目之曰此吳家娘子歸省船也戊子秋復至揚省其父遂患疥而返既弗愈又就醫母家而疾愈甚竟以是卒年僅三十二云

蕪城外史曰嵋川吾老友也余往來鑿江必與嵋川作數夕談聞其家事最悉十餘年來嵋川歿嵋川之兄與弟泉其猶子先後相繼歿今又見其冢婦之不祿也悲夫

高太恭人傳

吾友吳會之祖母高太恭人年八十矣將以今歲之臘

月稱觴太恭人含淚向曾曰吾安敢爲若之祖母哉汝必欲壽吾則於吾死後求一必傳之人作一必傳之文使吾瞑目足矣太恭人於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五日卒曾遵遺命來乞文余乃爲之傳曰

太恭人姓高氏揚州江都人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吳惇園先生濂之繼室也惇園之嫡妻方太恭人生子如棠是爲移田公太恭人生子如桂爲秋巖公惇園以其伯兄無出甫晬卽命爲伯兄子後生三子曾奕廷燮曾與奕皆有幹才太恭人又生一女適同里汪氏惇園歿太恭人年四十矣與其嫡子冢婦協和治家一秉惇園之

舊奉事方太恭人恪謹承順門以內無間言與方太恭人愛其女尤摯女之歸於汪也未期而寡汪氏故饒裕食指浩繁女以幼婦事翁姑克總家政族里間有懷清臺之譽觀其女知其母太恭人之聲稱由此益重迨後吳氏家中落栘田棄舊宅遷徙無常太恭人委順處之無幾微不豫色栘田以秋巖之少子廷燮爲後廷燮殤栘田仍無子其歿也遂以秋巖之長子曾爲後太恭人與其冢婦唐太恭人共𠧪家政而門戶日益凋落唐太恭人者名家達官之女與太恭人共貧寠以教子孫臧獲輩無敢掉磬曾之嗣栘田而仍爲太恭人之孫也年

已二十餘矣太恭人教之備至愛之尤深曾孫履垣生
太恭人喜而且泣謂曾曰汝家門戶衰薄事業凋零汝
祖嫡庶子僅二人以我所生子爲兄後而嫡子之嗣子
又殤乃復以汝爲後吾時惴惴焉如千金之係一髮今
汝得子汝祖眞有後矣汝篤學能文與海內之名士交
相洽汝子必能成立大其家聲然我老恐不克見汝其
力教之履垣於十六歲卽入泮宮擅文譽曾又生履基
履墀兩子太恭人年登八十顧孫曾一堂以爲慶爲吳
氏女宗以秋巖急公之例受
恩封爲太恭人其歿也外姻至者皆哭之慟云

金兆燕曰禮以男子爲重故父在爲母齊衰期然觀於
高太恭人其重蓋不啻男子也吳氏珠成惇園兩兄弟
止太恭人生一子秋嚴爲珠成後惇園之嫡子又以秋
嚴之長子爲後是珠成惇園皆以太恭人得有後乃太
恭人今日之孫則爲乃太恭人之嫡孫而不得以太恭
人爲祖母使非我
皇上推明錫類之恩
新例定庶祖母功服則曾於太恭人竟無服矣余嘗讀
杜詩骨肉滿眼身羇孤之句爲之三歎今吳氏兩房共
孫二人曾孫四人皆太恭人所出而太恭人身後不得

有斬杖之人為之承重豈非天之厚其德而厄其遇歟然姜嫄之廟百世不祧吳氏子孫之於高太恭人當如是矣

## 汪孺人傳

乾隆乙未八月之廿有八日我友硯農吳君之內子汪孺人以久病卒卒之前一日執硯農手曰聞君將請金教授棕亭作生傳有之乎我婦人無可傳君之傳卽我之傳也曷促之成使我得生見之以瞑目硯農曰若無憂若死我必屬棕亭作佳傳以傳若孺人乃笑頷之自是遂不言越夕而卒傳曰汪孺人者歙詩人執齋明經

之孫女而徵仕郎棣䣛先生之女也幼養於外家外祖母暨舅氏皆愛之教之女紅書史靡不精縉外祖母歿舅氏方遠出孺人年甫十三徧紂綾衾一一皆其所措辦外家巽之後緣母病歸侍俄祖母暨母相繼歿而父與兄皆客揚州孺人與其嫂經營兩世之喪內外稱善父歸且病且慰曰是眞女丈夫也不可以耦猥壻於是復游揚州且陰選佳子弟當是時吳君硯農以名家子中落食貧棲托於姑丈汪學山氏棣䣛過學山見束髮少年軒軒霞舉心目驚睠學山曰是梅莊吳氏子大司成鱗潭先生博學鴻詞節霞先生之裔也其祖與父皆貢

才抱道不展其志而此子器宇不凡天或者將興其門乎棣邨曰吾有女不願妻富貴人而願妻磊落人如此子者可以妻矣時硯農之父西文先生以名諸生攻苦場屋終日手一編不問家人生產而孺人之姑汪太孺人孱且病孺人廟見後卽與硯農摒擋家事承堂上歡姑姊妯娌皆相得無閒執翁姑之喪竭哀盡誠棄奩具卜葬地人以硯農之孝孺人有以成之云硯農負不羈才游燕入蜀隻身行數千里乾隆癸亥金川不賓

朝廷命大京兆胡公副相國忠勇公聲其罪討之硯農見胡公抵掌論時事慷慨激昻胡公奇其才將置之幕

府制府策公亦欲奏其名授以官而硯農急於省侍卒不就而歸歸之日囊橐蕭然而孺人以鍼黹謀養無怨色後硯農選授雲南大理府司獄行半道以憂歸服闋補永昌慨然謂孺人曰吾本欲以薄祿養親今親不可養何以祿為孺人曰君之言是也且君方受敬亭汪公之托可委而去之與人以是益重硯農之然諾不苟有古烈士風皆孺人之助也孺人母歿後父衰老客居於揚朝夕視膳親問燠寒父歿時孺人方抱疴家人秘不以聞孺人必勤強起視之一慟幾絕先是孺人之母柩停於家者三十餘年孺人竭力營殯宮至是遂父喪歸

里乃克合葬孺人性溫淑側室陳先舉長男孺人保抱攜持如自己出越一年孺人生次男側室又生少子並兩女子女五人均鳲鳩之養無所等衰長男如庚次男如鳳俱嗜學能文如庚入邑庠孺人喜甚謂如鳳曰若者弟不先兄舉今汝兄已售汝何憂哉益肆力於學而已其明於大義如此年六十一卒

蕪城外史曰龍門蘭臺皆無列女傳豈不以無成代終不必有所表見與然與參昴奇光偕鴻隱至今猶豔稱之黼佩頁莪茍有同心顯與晦可度外置也若孺人者眞佳耦哉

道光歲次丙申孫珉謹編次

曾孫醻

醍校字